

热眼观世

□杜永光

# 抱犊二月春意浓

早春二月，我去了几趟山亭。

先去了一趟抱犊崮山区，第一感觉，崮峰依然巍峨却静悄悄的，水静悄悄的，草木也静悄悄的，空气中仍旧弥漫着冬天的味道。近前仔细观察，树枝的颜色变了，鲜亮了，淡黄了，露青了，果树枝上凸起了一个个嫩芽。继续向山里行进，到了北庄镇境内的西沭河，这是两山之间平谷地流淌着的一条河。熊耳山下毛宅村的村支书在路边等我们，带我们到了西沭河边她家的樱桃园。樱桃树栽在山坡上修建的梯田里，几十上百棵樱桃树一层一层叠立，站在园子最高处，向下可以俯瞰西沭河景色。村支书介绍说，毛宅村六百多户人，过去除了靠林果业，很多农户搞养殖，如今下游的水库是水源保护地，怕污染，不能搞养殖了。这个村子靠山靠路也有河，山好水好景好，这两年就搞起了樱桃采摘和农家乐，来的人不算少。村支书是个中年妇女，中等个，微胖，脸红扑扑的，说话办事很利索，约我们也是想引荐农业种植专家，商量如何为村民找新的发展路子。她接着说，最放不下的是村民的收成，前些年种的核桃、花椒，品种不好，管理也不好，山岭薄地种粮食也想种个好品种，收入好，好在有老科协帮我们联系专家指导，提供种子和技术，我们打算组织村民种黑玉米、黑芝麻和蜜薯，这些品种没种过，不知道收成咋样，卖得咋样，没经过，有风险，想听听你们的建议。今年春季村两委先在自己地里带头试种十五亩黑玉米、十亩蜜薯，黑芝麻先试种五亩，如果试种得好，效益也好，再让村民放心去种，多种。听了村支书的想法，我们都心生敬佩，乡村振兴，村民要致富，需要有新路子好路子，这些村干部既是组织者，更是披荆斩棘探路趟道的带头人。

冯卯镇地处山亭区西北部，毗邻沂蒙山区，丘陵地形地貌，依偎在岩马湖畔；群山脚下，山坡田野，村边道旁，坝下谷地，遍地都是桃树，全镇约有四万余亩，是名副其实的甜桃之乡。每年仲春桃花盛开季节，镇里都要举办桃花节，尤其是九曲花海、万庄千亩桃园，像赶会过节一样热闹，吸引众多赏花游客，“桃红冯卯·水韵岩马”已成为一张靓丽乡村旅游名片。镇驻地老黄烟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群，房屋青石到顶，白灰勾缝，甚是高大端庄古朴。因烟叶种植加工渐渐消失，阔大的厂房便改建为乡村振兴讲习所，成为工业遗产记忆文化。山亭区村（居）两委产业技能提升培训启动仪式打算放在这里举行，我们和区、镇分管领导结伴来查看相关情况。区、镇领导介绍说，冯卯镇的甜桃个头大、桃形美、口味好，远近闻名，一到桃熟季节，江南、东北的商贩车辆，都来冯卯收桃子。镇党委书记的女副书记，瘦瘦的，高高的，文静干练，她自豪地说，冯卯镇的甜桃有名，冯卯人也善于经营水果。在江浙一带的一些城市，就占据了水果经营的半壁江山。镇里打算积极培训人才，发展本地电子商务、直播带货，不出冯卯，就能及时直播甜桃第一镇的湖光山色美景，销售特产小杂粮、甜桃等农副产品，做大生意。一席话，引来大家一片赞叹。

严冬消退，伏羲故里、土陶故乡的西集镇，龙河湿地荡漾起春风，校园里又飘起了歌声笑声读书声。镇党校这一天聚集了一群特殊的学生，市农科院小麦种植专家、正高农艺师王老师，给50多名村两委和区、镇农技人员上小麦种植管理技术课。这是山亭区村（居）两委产业技能提升培训开讲的第一课，线上有一千余名其他乡镇村（居）两委，分别在所在乡镇党校收听收看讲课。西集是山亭的粮仓，种植小麦两方两千余亩，年复一年地种地，熟悉的活路这时却显得有些陌生起来。如何选适宜品种，如何不跑风漏气防旱，如何防止旺长肥田……台上老师没有空话套话，把麦田搬到了课堂，一个一个例子，一步一步操作，图文并茂讲得深入浅出，拨开了一个又一个迷雾疑团。台下学生有的忙着记笔记，有的拿手机拍屏幕显示的要点，有的用粗壮的大手托着黑红脸庞，听得滋润，听得入神，听得连连点头。曹技术员是区里农业专家，他推荐种植的小麦品种济麦22、烟农19，连年获得小麦种植户的高度认可，听完课后他两手反复搓着，兴奋得闭不上嘴：王老师今天一堂课，多年的疑惑这回弄明白了，难题也有解决的办法了！

水泉镇是全省园林镇、中国火樱桃之乡，境内山秀泉丰，风景美丽，三季有花，四季有果。早就想去一趟水泉镇，往往一到山亭区驻地就停住了脚步，这次跟随市林业和绿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研究员终于来到水泉镇。果然名不虚传，春日的柔光下，远看火樱桃林郁郁葱葱，近看火樱桃树枝丫丫，坡地、山峦、田间、路旁，随处都是火樱桃的身影。刘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山农大果树园艺系，四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果园林间，他的脸庞方正有神，头发已变得稀疏斑白了，额头皱纹变深了，不变的是手里时常拎着的修剪果树的工具袋。他刚刚在水泉镇党校讲完果树种植技术课，这又来到下辛庄村火樱桃种植大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。棚内的樱桃树已绽放出鲜嫩绿叶，一派生机。据介绍，大棚占地一点二亩，投资三十余万元，空间高大宽敞，栽种了五十余棵十年树龄的樱桃树，去年卖了二三十万。听农户说，去年汛期雨水大，水进了棚，淹死了十几棵正结果的树，最近又补栽了新树。刘老师看了看棚内的地，跟农户和围观听课的农技人员交待说，汛期一定要挖沟排水，今后要起垄栽种，防止水淹，不要平地种。接着掏出工具，给补栽的新树剪枝作示范，一边剪一边跟大家交待，枝条不能太密，要剪掉枝上枝、交叉枝，这样有利于生长结果。农历二月冷暖不定，刘老师反复交代，过两天要降温到零度或零度以下，一定要给果树涂防冻液，再在地里堆几堆柴火熏烟防冻……

早春二月的天，随着山亭区村（居）两委产业技能提升培训开课，山区似静而动，春风扑面而来，春意越来越浓！

癸卯事事如意（国画）

王红菊作



生活热情

# 枸杞头

□孙南郁

我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得知，枸杞头是“清香似尤甚于荠菜”的野蔬。我喜爱荠菜的清香，枸杞头的清香能胜过荠菜？当时汪先生文誉正盛，我买了他一册谈吃的《五味》，在书中他说枸杞头那么好吃，我也就想要尝它一尝。

鲁南枣庄东城北部山中多泉，近些年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山里走走，顺便带两桶泉水、剥点野菜。在山沟荒地、宅边路旁时常遇到成片的野生枸杞地。古医书记载枸杞子有养生保健作用，现今商场、药店多有出售，因此，每到枸杞子红了的时候，常见有心人前来摘取，而春天的枸杞头却少有人采摘。

我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得知，枸杞头是“清香似尤甚于荠菜”的野蔬。我喜爱荠菜的清香，枸杞头的清香能胜过荠菜？当时汪先生文誉正盛，我买了他一册谈吃的《五味》，在书中他说枸杞头那么好吃，我也就想要尝它一尝。

当我初次把采来的枸杞头洗过准备下锅的时候，夫人心有疑虑，连忙阻拦，她怕我乱吃野菜中毒。我笑说“汪先生吃得，我怎么吃不得？”她仍以没听说能吃劝阻，我要取书给她看，一时也不好翻找；好在微机上网可查，一查不得了，有关枸杞头的条目海了。古诗文对食用枸杞头多有记述，而今在国内有些地方枸杞头更是畅销之物，除了野生之外，还有人工栽培。“看看，长得是这个样子不？”“可吃不？”当时家中恰有高汤、春笋，也就做了个翠白相间的汤菜。端上桌来，色香味俱佳，我们一尝再尝，大口吃起。

“春天的早晨，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，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。卖枸杞头的多是附近郭村的女孩子，声音很脆，极能传远：‘卖枸杞头来！’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，叫作元宝篮子。枸杞头带着雨水，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

水。枸杞头不值什么钱，也从不用秤约，给几个钱，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。女孩子也不把这当作正经买卖，卖一点钱，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。”这是汪曾祺先生对家乡旧时小巷卖枸杞头的描写，多彩的画面，淳朴的乡情，让人回味无穷，遐想联翩。

寒舍存有几种有关植物方面的书，介绍亦药亦食的野蔬种类颇多，可我对知其名、识其形状的枸杞头却没有想到采食，是汪先生的文章激起了我尝试的欲望，这就是文学作品力量吧！枸杞头与荠菜的清香各有其长，都是上好的野蔬。自从吃起枸杞头，每年春天我都要采它入盘，同时多采一些分送友人品尝。

枸杞是多年生灌木，子、根、皮皆可入药，茎尖、嫩叶可当作蔬菜。所谓枸杞头，就是春天刚发出的嫩茎顶部，也称枸杞芽、枸杞苗。家乡清明时节枸杞生芽，尤其是春雨过后，紧靠地皮处拱出的新芽势如放箭，窜长极快，而且嫩胖异常。宋苏东坡云“俯见新芽摘杞丛”，杨诚斋云“雷声一夜雨一朝，森然迸出如嫩苗”，都是亲采亲见的写实之句。

明代王西楼先生是汪曾祺的同乡，他在灾荒之年为了让乡亲们便于记忆、辨识，以通俗歌谣，一菜一图的形势编印了《野菜谱》，其中有《枸杞头》：“枸杞头，生高丘，实为药饵出甘州。二载淮南谷不收，采春采夏还采秋，饥人饱食如珍馐。”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说，国内枸杞有三种，一名“中宁枸杞”，一名“枸杞”，一名“黑果枸杞”。“甘州”“中宁”都在今甘肃省内，所产枸杞子为此类中的上品。王、汪二位

先生家在江北、淮南的高邮，他们所说的枸杞与我家乡生长的相同，这种枸杞虽是普通品种，却常见易得，江南、江北多有生长。

中国地域广阔，枸杞有因水土而异的罕见品种。《梦溪笔谈》记：“枸杞，陕西极边生者，高丈余，大可柱，叶长数寸，无刺，根皮如厚朴，甘美异于他处者。”《徐霞客游记·粤西游日记》说三里镇有一种枸杞：“春初，枸杞芽大如箸，采于树，高二三丈而不结实，喻以汤煮物其芽实之入口，微似有苦而带凉，旋有异味，非吾土所能望。”未知这两个品种至今还存否？枸杞在古代又名“天精”“地仙”“仙人杖”“西王母杖”，起此不凡的名称，大约是为了夸大它的药用神力，岂知草木一旦沾上“仙气”，正如《红楼梦》中三生石畔的仙草、无稽崖上的神石，也就只能到“大荒山”寻觅了。

三国陆玑在《诗疏》说枸杞：“一名苦杞，春生，作羹茹微苦。”虽然“微苦”，古代用它做菜食的人并不少。唐人陆鲁望在《杞菊赋》说，自己在房前屋后种有枸杞和菊花，不但春天食其嫩苗，到初夏“枝叶老硬，气味苦涩”时还在采食。宋人苏东坡写有《后杞菊赋》，说陆鲁望之言“可信不谬”，“吾方以杞为粮，以菊为糗。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实而冬食根”，这几句话虽有“自嘲”俸禄甚少，不得已以野菜为粮之意，但也可以看出坡翁确实吃过枸杞芽，在他的诗中甚至还曾几次出现枸杞。

枸杞头对穷苦百姓来说，除了救荒草根树皮皆吃之时拿它当作“珍馐”，正常年月肚里没有多少油水无须

减肥的人，对有苦味的野菜是不愿意下咽的，勉强吃下去，嘴里、肚里都不好受。《红楼梦》写贾府里宝钗和探春曾拿钱给厨房管事柳家的，点名要吃油盐枸杞芽，这是因为她们“每日肥鸡大鸭子”吃腻了，用它来“倒换口味”，确是大手笔知味者之言。一部“红楼”几回改，最初“脂批本”写的是“枸杞芽”，到“梦稿本”却改为“菜芽儿”，再到“程甲本”又被改作“豆芽儿”。贾府的小姐拿钱专门商议买普通常见的豆芽儿吃？由此改动可知，当年虽能买到枸杞芽，但不是贵重，吃它的人也很少，最起码编纂“梦稿本”的这位读书人或者是抄书者，就不知道枸杞芽可吃，所以大笔一挥改作“菜芽儿”；到“程甲本”，若不与“脂批本”对照，编者又想到何种“菜芽儿”的问题，便随意写了个连刘姥姥细想一下也会捧腹大笑的“豆芽儿”。

2018年春天，我蹬车走访北京至南京的古驿道，在乡间路旁河边，常常遇到大片的野生枸杞，此时正是吃枸杞头的最佳时节，也很少看到有人采摘。

鲁南地区食用枸杞头，自清明可采至立夏；秋末冬初“小阳春”之时，也可采摘一点茎尖，只是瘦而弱，其味道与春天的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对采来的枸杞头，我以“苦”为乐，或做汤或热炒，多是不用开水烫、凉水泡，为的是吃它个清香“微苦”的真味。我以为枸杞头最好的吃法是用它做肉丝汤或炒肉丝，再就是学贾府的小姐用油盐爆炒，当然吃此素菜餐桌上要有肉鱼之类陪着它才好。



素描春天 张成林 摄

幸福时光

# 北京啊，北京

□金殿国

从太古里到五道营胡同

世界越来越年轻，太古里好像只属于90后、00后。变换的生活节奏，独特的时尚追求，靓女俊男穿梭其间，造型、色彩、理念、思潮无疑都打上了他们深深的烙印。其实，传统与现代有时仅有咫尺之遥，甚至相互交织相互融合，很难分得清楚。在现代我看到了坚守的传统，在传统中我看到了变化的现代。在某种情势下，它们又相互转换，相得益彰，就像美篇配的音乐，听起来是如此之嗨，但歌曲的名称却叫《豆浆油条》。您说它是传统的，还是现代的？

北京最古老最时尚的五道营胡同好像既属于90后、00后，也属于中年

人、老年人。有人说，京味十足的胡同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，人们已经发现了这座古老都市的另一面：一个历史和现在、前卫和活力交相融汇，宽容博大，多姿多彩的北京；一个既属于过去，更属于未来的北京。最科学和合理的做法，还是不要随意贴上年龄、年代或者其他标签。每个人乃至每个时代在传统和现代之间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方位。

我与北京

休假一周，再一次来到北京。挤地铁，坐公交，很多地方故地重游，却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感悟。

小时候，北京很远很亲切。那

时喜欢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知道毛主席就在北京，去北京成为少年时很难实现却一直渴望实现的神圣梦想。

1988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通过书信认识了北京的一位作家。而和他另外的联系方式，便是一个个分机转接的长途电话，那时在电话里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，是那么新鲜和激动。到北京去，成为我青年时的愿望。1990年，我用不太充分的理由申请了一次出差，北京终于成行！记得那是冬天，天空阴沉，我风尘仆仆去拜见文友，为文学为友情，冲动又茫然。

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三五年来一次北京，北京在我心里是复杂而简单

的存在，似乎与我有关，但关系又不大。再后来，我的好友、我的同学、我的外甥、我的侄女先后来北京求学和工作，我和北京的联系开始热络起来。

直到有一年有一天，我的女儿也来到北京，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成家，北京成为我中年的首选目的地。现在，北京就在眼前，那些耳熟能详的地方，十几、几十分钟就可到达。它似乎不再神秘，也有吃喝拉撒，也有烦恼忧愁……一切更加客观，更加真实。

今后会来得更多，我希望深入地了解它理解它熟悉它热爱它。我心中的北京应该是既传统又现代，既年轻又稳健，既中国又世界。看，它几乎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步步向人们走来！

心灵点击

# 记忆的折痕

□范大悦

自英国，到中国旅游来了。她们已经去过了很多城市，对每一座城市的印象都不错。她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温暖到了我。

过了一会，我戴上耳机，想要听听音乐。就在这时，过道处挤过来一个小伙子，黝黑精瘦，人群把他的身体挤成了曲线。这么多人，除非是去卫生间或是接开水泡面、上下车，谁也不会费力地挤来挤去。胡思乱想的工夫，他已走到了我的对面，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沓红色的一百元钞票，迅速塞在了其中一位外国人手裏，她们俩都没反应过来。我和周围的旅客都惊呆了。那一沓钱看起来至少有上万元。

正常情况下，谁出门也不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现金，毕竟车上人多不安全。钱从哪里来？来路会不会不明？我正纳闷的时候，周围的旅客已经七嘴八舌议论开了。

“肯定是偷来的，然后被发现了，见情况不妙，赶紧把钱丢出去！”

“赶紧报警吧，让警察来处理，要不然说不清楚！”

骚动片刻，列车员挤了过来，向外国人询问了一下情况，随后叫来了乘务。乘务问明事情经过，做了笔录，然后转身向我求证。我当时脑子转得很快，想着原本和她们素不相识，又是一个人出门在外，尽量不要给自己找麻

烦，就摇了摇头说，刚才我在听歌，没太注意。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，气氛特别尴尬。

这时候，出现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，听口音是东北人。他把事件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和警察同志叙述了一遍，还在笔录上签了字。

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，我却听得格外刺耳。我很钦佩他，敢于说出事情的真相，不像我，遇到问题畏首畏尾。这件事令我非常难堪，此后也是苦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如今，关于那段往事我始终不愿提及，只能在潜意识里把它反复折叠，只剩下一条记忆的折痕。